

一江山戰役回憶

→聞增勝戍守上大陳島時，以機槍打毀敵人來空襲的飛機。（圖／聞增勝）

大陳群島有兩個前哨島，一江山和基固山，基固山為戰鬥團戍守，稍早失守。一江山為王生明率領反共救國軍七百二十人戍守。大陳本島有上大陳和下大陳，指揮官劉廉一將軍指揮部駐上大陳，陸軍第八十四師二五〇團第二營第六連第一排，當時我在第一班擔任槍手，都是駐在上大陳的小半天戍守核心陣地。當時的團長顏珍



燈，震耳欲聾。本連奉命去增援一江山，官兵全副武裝，以一排為單位踏上了小砲艇待命開船，當船要開動時，突然接到命令：待命開船。在船上等了很久時間後，又接到命令：增援部隊回防待命。

長官說戍守上大陳島的官兵，雖然未直接登上一江山肉搏戰場，但是，在上大陳島的官兵，以地面砲火打毀敵人來空襲的飛機，也是屬於一江山的戰鬥英雄。

共軍雖占領了一江山，但也不能算贏，因為傷亡慘重，估計有五千多人死亡，我軍包含王生明司令在內的七百二十人全部成仁取義，功在國家為國盡忠。我以五言詩抒懷：

司令王生明，率兵七百餘，一九五五年，寒冬臘月天，共軍陸海空，攻打一江山，反共救國軍，與敵生死戰，打了三晝夜，滅敵逾五千，共軍人海戰，艦板滿海面，頭門匪砲擊，封鎖我後援，彈丸一江山，共軍已攻占，誓死拚到底，血洗一江山，壯烈全成仁，不留一卒彈，犧牲保國家，精神永不死，芳名萬古傳，筆者目睹戰，畢生永不忘，撰詩吟烈士，永頌英雄傳，瞻王生明路，就在鳳山市，繁榮具熱鬧，生明笑九泉。

初就空襲大陳本島上大陳主戰場。來轟炸的飛機都是國軍遺留在大陸的F-15野馬式戰鬥轟炸機，每天都是一群一群分批來上大陳島空襲。炸毀了核心陣地、班排營房碉堡防禦工事、雷達站、港口設施、二〇二大型登陸艦等。本班有我和張榮生二位射擊槍手，只要飛機來空襲，我倆就用伯明翰的機槍打飛機。中彈的飛機都有冒出濃煙，而迅速飛逃跑掉，證明擊中飛機被擊傷了。究竟何人擊中飛機被擊傷了。我們說：「打到飛機的人都是戰鬥英雄。」這就是共軍打一江山的前奏曲。

民國四十四年一月十八日，中共發動陸海空三軍約數千人，並在頭門岸砲掩護下，猛烈地攻打王生明率領七百二十名官兵戍守的一江山，並切斷我後援路線。

我全連戍守上大陳島小半天，連續數天數夜都可以聽到一江山槍砲聲，入夜後上大陳東偏北方向戰火滿天光亮，超過了霓虹燈數萬倍，同仁說很難見到的七彩霓虹

軍醫老兵的歡聚



↑鍾曹如（前排右4）和艦隊軍醫長室的退伍老兵及榮譽們，定期聚會暢談軍中苦樂。（圖／鍾曹如）

我曾在海軍艦隊司令部軍醫長室任中校參謀職，民國九十六年十月底，一群從軍醫長室陸續退伍的老兵，由吳國泰和吳文城發起聯絡，到我家聚會。當時光臨寒舍的有上校軍醫長郭漢傑，和後來接任軍醫長的黃同慶、楊思榕、林鴻儀三位中校退伍士官，以及眷屬十餘人。餐敘中決議，今後每三個月輪流作東乙次，並固定在左營四海一家或是海光俱樂部，以便重溫往日的軍中情懷。歲月催人老，分隔多年後再相見，大家都老了很多，不過健康還算不錯，每個人能吃能喝，豪情不減當年。

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，三位義務役退伍的士官們，都表現很傑出，例如少尉預官郭國華，留學美國獲得藥學博士後，隨即在南科成立德英生物科技公司，專心研發各種癌症治療藥物。目前已送成大醫院臨床實驗的，有皮膚癌和咽喉癌等多種產品。他說：兩位前總統陳水扁和馬英九，都曾到他的公司參訪並聽取

簡報。我們這群老兵也都到過他的簡報室，聽他講解癌症的成因，和各種癌症在各時期所治療的結果。在閒談中，他說研發之路非常艱苦，但為眾多的癌症病友，和自己的理想抱負，一定會努力地奮鬥下去。大家都鼓勵和祝福他，能夠研發出更多的抗癌藥物，來治療病友、造福人群。

在座的榮民榮譽，多數是虔誠的佛教信友，或是慈濟的幹部志工，言談中充滿著無盡的善意和愛心。尤其吳文城夫婦更是令人感動，為了幫我們增福添壽，還特別到慈濟祈禱求福，並捐款給慈濟去做功德。這種慈悲心和濃厚的軍中情感，真是使人敬佩。我很羨慕和恭喜他們，人生有了宗教信仰後，那漂浮不定的心

靈，就會在佛祖的指引下，邁步走向美好的境界中，但願我也有這個福緣和福分。

最近一次的聚會是在左營的四海一家，場地寬敞雅靜，大家圍坐一桌，暢所欲言，除了幾位不開車的貪飲幾杯金門高粱外，其他人都以茶代酒，退伍老兵和榮譽們，絕對遵守政府的法規，開車不喝酒，酒後不開車。滿桌美酒佳肴，滿室舊屬同僚。大家盡情地開懷暢飲，也盡興地談論著往日的軍中苦樂。回想當年

薪資微薄，日常生活清苦，任勞和操課又是那麼的繁重；但大家都充滿著快樂和希望，且無怨言地跟著政府和長官們的領導前進。直到退伍數十年後的今天，仍常懷念和堅信當年蔣公和經國先生的治國理念。如果人生能重來，我願再一次跟隨著他們，去為多難的黨國努力拚鬥。

【作者速寫】鍾曹如，民國三十八年隨七十五師幼年隊來臺，服役海軍陸戰隊，民國七十七年中校軍醫官退伍。



↑海軍浦口工廠遷設定海，蘇承安（後排左四）與全體職員攝於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十五日。（圖／蘇承安）

海軍浦口工廠遷移記

我於民國三十六年初經廠長沙大鵬介紹進入海軍浦口工廠。總務課課長原要我到傳達室當傳達士或去工場當技工，但沙廠長說我的字寫得還不錯，於是留在辦公室當雇員，抄寫公文。當時公文一律稱為「代電」，格式還是八股文；例如，給海軍總司令部的公文開頭總是「海軍總司令部總司令桂鈞鑒」。數月後我又被補實為軍委四階（相當於准尉）司書。如果當初去了傳達室或工場，我也不會最後升到上校退伍了。

民國三十七年底，工廠奉令遷往浙江定海（僅留下鎮江分廠）。全廠人員設備是由中權登陸艦（後改為衡山修理艦）載往定海，三十八年的農曆年，我就是在中權艦船艙裡度過的。鎮江分廠直到鎮江失守前夕才在廠長凌毅率領下撤退，中途還

險遭共軍俘虜。凌廠長於抵達上海後由總司令桂永清親自接見，並下條子晉升為少校。

工廠遷至定海後，暫時棲身於定海飛機場。我們幾個年輕的官員曾駕駛吉普車在跑道上飛馳，經機場人員攔阻，還開玩笑問我們是不是想要起飛？

沒有多久，海軍浦口工廠即與海軍定海工廠合併為海軍第一工廠。我們員工都是借住在民間房屋裡，與房東們相處融洽，毫無「強占民房」的惡名。我的房東有一個妹妹，十四、五歲，情竇初開，對我這個二十歲的年輕軍官頗有好感，經常以國語陪我聊天，見我縫補衣物還拿針線來送我。如果我們在定海多待幾年，她可能就會成為「蘇太太」了。

當時我發現定海有兩項特殊的景象，其一是沿街設

有許多木製的大便箱，民眾可以掀起蓋子坐上去「方便」；其二是因定海飲用水全靠雨水，每家都在屋簷下放置幾口大水缸接水以供飲用，有時久旱不雨，水面已孳生小蟲，還得繼續飲用。

民國三十八年十月，海軍第一工廠又奉命遷往長塗島，全廠人員設備由一艘報廢的美字號登陸艦用拖船拖往長塗，中途拖船觸礁沉沒，另派拖船來拖。當時工廠修船業務極為忙碌，連星期天也不休息。起初還公告也免了。現在看到社會上為了休假問題鬧得天翻地覆，真是感慨萬千。

不久後，工廠又奉命遷往高雄旗津（當時也叫「旗後」），這次是由商船漢民輪裝載。（部分留在長塗的人員在舟山群島撤退前歸

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徵求榮民伯伯們的軍旅回憶。文長勿超過一千字，並請附上軍裝照片或與同袍團體照，照片請附說明，投稿請註明姓名、電話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。

投稿請寄 email: hkg@glorytree.com.tw，或郵寄至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二〇三號五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稿酬從優。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。

注：撰稿人同意獲採用作品以商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為著作人，且其著作財產權同時讓與予國軍退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（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，並納編於輔導會專書等），並同意不行使（主張）著作人格權。